



古今事文類聚

後集
十五之七

~~99~~
~~29~~

逍遙文庫
文庫6
28
29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後集卷之十五

建安 祝稷 和父 編

建業 唐富春 子和 梓

人倫部

賢妻

群書要語窈窕淑女關家貧思良妻漢書

詩句妻却差賢勝敬通坡

古今事實

妻勸夫退

楚莊王聘北郭先生先生曰臣有箕帚之使願入計之即謂婦

事文類聚後集 卷之十五

楚欲以我為相如何婦曰結駟列騎所安不過容膝食前方丈
所耳不過一肉之味而殉楚國之憂其可乎於是遂不應聘詩外傳

妻羞其夫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其
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其妻告其妾施從良人之所之
獨國中無與立談者卒之東郭墻間之祭者乞其餘不足又顧
而之他此其為慶足之道也其妻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
而終身也今若此與其妾訕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離下

妻戒直言

伯宗每朝其妻必止之曰盜憎主人民惡其上子好直言必及

於難伯宗不從故及左

妻戒驕矜

晏嬰相齊出其御之妻從門間闚其夫其夫擁大蓋策駟馬意
氣揚揚甚自得也既而歸其妻請去夫問之妻曰晏子相齊名
顯諸侯今觀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為入僕御然
子之意自以為足是以求去其夫後自抑損晏子怪而問之以
實對薦為大夫

妻戒拾遺

樂羊子嘗行路得遺金一餅還以與妻妻曰妾聞志士不飲盜
泉之水廉者不受嗟來之食况拾遺求利以活其行乎羊子大
慙乃捐金於野

妻戒夫學

樂羊子遠尋師學一年來歸妻恠問故羊子曰久而懷思無它異也妻乃引刀趨機而言曰此織生於蚕繭成於機杼一絲而累以至於寸累寸不已遂成丈疋今若斷斯織也則捐失成功積廢時月夫子積學當得知其所亡以就懿德若中道而歸何異斷斯織也羊子感其言復往終業七年不返

妻勸夫隱

老萊子逃世耕於蒙山之陽楚王駕至其門曰守國之孤願見先生老萊曰諾妻曰妾聞之居亂世為人所制能免於患乎妾不能為人所制者委畚而去老萊乃隨而隱列子

妻贖夫罪

蔡琰重嫁於董祀祀犯法當死琰詣曹操達首徒行請罪曹許清辨旨甚哀痛操乃出祀罪

妻訶夫泣

漢王章與妻居冬無被臥牛衣中涕泣妻怒訶曰京師尊貴者誰如仲卿不自憤激乃及涕泣後章至京兆尹欲上封事妻止曰人當知止不從竟死獄中

妻勸夫仕

謝安妻劉琰妹也既見家門富貴而安獨靜退乃謂安曰丈夫不如此也安掩鼻曰恐不免耳

奇其清苦見婚姻門

古今文集

詩話

妻詩勉夫

杜羔妻劉氏善為詩羔累舉不第將至家妻即先寄詩曰良人的的有奇才何事年年被放回如今妾面羞君面君到來時近夜來羔見詩即時回去尋登第妻又寄詩云長安此去無多地鬱鬱蔥蔥佳氣浮良人得意正年少今夜醉眠何處樓可謂能勉其君子以正矣

妻詩勸戒

昔有居上座者妻以詩寄鞋襪云細襪宮鞋巧樣新殷勤寄與讀書人好將穩步青雲上莫向平康謾惹塵其規風婉切亦不失其正者也

喪妻

羣書要語老而無妻曰鰥梁惠喪其妃耦詩序

鳥獸猶不失儷左

詩句恹來醒後旁人泣醉裏時時錯問君元稹悼七一杯謾道

愁能遣幾度醒來錯喚君李鴈門悼七

古今事實

不更娶

曾參喪妻不更娶人間之曰以華元善也漢王駿為少府妻死因不復娶或問之駁曰德非曾參子非華元亦何敢娶
鼓盆而歌

事文類聚後集

卷之二十五

日

莊子妻死，惠子弔之，則方箕踞鼓盆。惠子曰：「與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已甚乎？莊子曰：「不然，是其始死，我獨何能無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而本無氣，人且偃然寢於巨室，而我嗷嗷隨而哭之，自以為不通乎故，止。」

慢服免官

廬江太守周龜，明日當除婦服，今日請客奏伎。丞相長史周顓等二十餘人同會，隗奏曰：「夫嫡妻長子，皆杖居廬，故周景王有二年之喪，既除而享，春秋猶譏。况龜匹夫暮宴，朝祥慢服之愆，難追請免龜官。顓等知龜有喪，有喪吉會，非禮，各奪俸一月，服除作詩。」

孫楚除妻服作詩示王武子，王曰：「未知文於情，生情於文，生覽之，悽然增伉儷之重。」

以色而傷

魏荀粲字奉倩，常以婦人才智不足論，且以色為主。聘曹洪女，有色，專房歡宴，後婦病亡，未殯，傳報往唁，粲不哭，而神傷。報曰：「子之妻也，遺才而好色，此自易遇，今何哀之甚？」粲曰：「佳人難再得，顧逝者有傾城之色，未可謂之易遇，痛悼不已，歲餘亦卒。」

葬玉埋香

孟蜀時，秦州節度使王承儉築城，獲瓦棺，中有石刻曰：「隋渭州刺史張崇妻王氏銘文云：深深葬玉鬱，七七埋香。」

占夢妻云

事文類聚後集

卷之十五

江淮王生善卜有賈客張贍將歸夢炊日中問王生王曰君歸不見妻矣日中炊無金也賈客歸妻已卒

哀瞽妻二

劉庭式未第時議娶既第而妻瞽卒娶之後庭式停柩州而妻死庭式喪之踰年而哀不衰不肯復娶軾問之曰哀生於愛愛生於色今君愛何從生哀何從出乎庭式曰吾知喪吾妻而已吾若緣色而生愛緣愛而生哀色衰愛弛吾哀亦忘則凡揚袂倚市目招而心挑者皆可以為妻耶軾深感其言

坡集

古今文集

雜著

傷往賦

劉禹錫

人之所以取貴於蜚走者情也而誕者以遺情為智豈至言耶予授室九年而鰥痛若人之天闕弗遂也作賦以傷之與夫覽者有以增伉儷之重云

歎重處之邑邑兮憤伊人之我遺情可殺而猶毒境當歡而復悲人或朝歎而暮息夫何越月而踰時太極運乎三辰轉寒暑而下馳有歸於無兮盛復於衰猶昧爽之必暮又安得而怨咨我今怨夫若人今曾旭且而潛暉飄零偏反之萼倏忽罅游之衣川走下而不還露迎陽而易晞恩已甚兮難絕見無期兮永思我行其野農民桑者舉按來饒亦在林下我觀于途負販之夫同荷均挈荆釵布襦羽毛之蕃鱗介之微和鳴灌叢雙沐漣漪薨薨伊蟲蠢蠢伊豸遊空穴深兩兩相比何動類之萬殊必

雄雌之與俱物莫失儷以孤處我方踽踽而焉如我復虛室日
淒涼兮心伊鬱兮心伊鬱兮將語誰生匡牀兮撫嬰兒何所丐沐
今何從仰飽禱禱在身兮昔圍蹉跌擊囊附臂兮餘馥歲粧誠
天性之潛感顧童心兮如癡曉然有難狀之慕漠然減好美之
姿指遺桂兮能認遯空帷兮欲歸我入寢宮痛入亡兮物改其
容寶瑟僵兮弦柱絕瑤臺傾兮鏡奩空寒爐委灰虎魄多風隙
駒晨轉窻蟾夜通步搖昏兮網粘翡翠芳褥掩兮塵化蛭蝨閱
刀尺之餘澤見巾箱之故封翫服儼兮猶具繁華謝兮焉從想
翩翩於是非未稔率與冥蒙信奇術之可致嗟此生之不逢徒
注視以寂聽恍神疲而目窮還抱影以獨出紛百哀而攻中系
日龍門風霜苦別鶴哀鳴夜銜羽吳江波浪深雌劍匣無遺首

悲之來兮憤余心洶如行波漸浸淫悵緣情而莫極思執禮
以自箴已焉哉冉冉生死悠悠古今棄彼一氣兮聚散相尋或
鼓而興或罷而沉以無涯之情愛悼不駐之光陰諒自述其有
分徒終怨於匪忱彼蒙莊兮何人獨累歎而長吟

悼往賦

黃魯直

西風悲兮敗葉索索照陳根兮秋日將落髮鬢兮夢與神遇顧
瞻尤原兮豈其可作我有悲秋之羽蟲兮自傷時去物改擁舊
柯而孤吟四郊莽蒼聲斷裂兮久而不勝其歎音生平之梗槩
兮欲蕭蕭而去眼將絕之言語兮忽歷歷而經心謂逝者有知
兮何喜而棄此去也謂逝者無知兮誰職爲此夢也憑須臾之
不再得兮哀此言之不予聽回廊窈窕月皓白兮無復曩時之

履聲擊平生之餘製兮香澤其猶未沐雖飄也其日敗兮吾不
忍改其此佩愁憂也其中予兮如醪酒之不化欲別離之幾時
今誰與夏日冬夜自我先兮一無窮在我後兮亦一無窮六七
十便了平生兮何異木末之有狂風待外物而造我兮固不若
放之自得之場彼莊生之一生兮亦何異荀氏之神傷吾固知
藏於天者至精交於物者甚粗飲泣為昏瞳之媒幽憂為白髮
之母憂傷泣下不可安排兮如孟津之捧土彼寒暑之寢化兮
天地尚不能以朝暮自勞也而不寐今夜覺也而過中雖來者
猶不可待兮恐不及當時之從容

古詩

雉朝飛

韓愈

牧犢子無妻見雉雙飛感之而作

雉之飛于朝日羣雌孤雄意氣橫出當東而西當啄而飛隨飛
而啄羣雌嚶也嗟我雖人曾不如彼雉雞生身七十而無一妻
與妃

悼

潘岳

荏苒冬春謝寒暑忽流易之子歸窮泉重壤永幽隔私懷誰克
從淹留亦何益僮僮恭朝命迴心及初役望廬思其人入室想
所歷幃屏無髮髯翰墨有餘跡流芳未及歆遺桂猶在壁悵恍
如或存周遑仲驚惕如彼翰林鳥雙栖一朝隻如彼游川魚比
自中路折春風綠隙來晨雷承簷滴寢息何時忘沈憂日盈積
庶幾有時衰莊在猶可擊

事文類聚後集

卷之十一

律詩

悼下

半死梧桐老病身。重泉一念一傷神。手攜稚子夜歸院。月冷房空不見人。

白居易

感月悲逝者

存亡感月一潸然。月色今宵似往年。何處曾經同望月。後堂前

白居易

舊房

四壁秋聲蟲絡絲。入簷新影月低眉。牀帷半故簾旌斷。仍是初寒欲夜時。

白居易

寡妻

羣書要語老而無夫曰寡。此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梁惠恤不恤。而憂宗周之亡。至於於寡。無不得其所焉。鵠鴈惠鮮於寡。書思女不夫而孕。列子孤鸞念其雄。見鏡而舞。見鸞門。

古今事實

共姜自誓

柏舟共姜自誓也。衛世子共伯早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不許。故作是詩以絕之。沈彼柏舟。在彼中河。髮彼兩髦。實惟我儀之死。矢靡他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九為寡婦

夏姬內挾技術。蓋老而復壯者。三三為皇后。七七為夫人。凡九為寡婦。當之者。輒死。左氏所載當之者。已八人矣。字文士及姓臺。

事類彙編後集 卷之十五

記序云春秋之初有晉楚之諺曰夏姬得道雞皮三少列女

求娶娶婦

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妹棠公死偃御崔子弔之見棠妻美使偃娶之偃曰同宗也君出首桓我出首丁又筮之不生曰娶婦也何害前天當之矣左

不納娶婦

魯人有獨處室者隣之娶婦亦獨處一室夜暴風雨至娶婦室窺趨而託焉魯人閉戶而不納娶婦自牖與之言子何不仁而不納我乎子不如柳下惠然嫗不建門之女國人不愁其亂魯人曰柳下惠則可吾固不可吾將以吾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孔子聞之曰善哉欲學下惠者未有似於此者家語始生

寡婦擅財

巴寡婦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數世家亦不貲清能守其業用財自衛人不敢犯始皇以為貞婦而容之為築懷清臺

過寡婦飲

陳遵字孟公為河南太守弟級為荊州牧當之官俱過長安富人故淮陽王外家左氏飲食作樂司直陳崇劾奏遵過寡婦左阿君置酒謳歌辭宿允歸

婦寡改適見再嫁門

古今文集

雜著

失節事大

編文類聚卷之十五

或問孀婦於理似不可取如何伊川先生曰然凡娶以配身也若娶失節者以配身是已失節也又問或有孤孀貧窮無託者可再嫁否曰只是後世怕寒餓死故有是說然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語錄

寡婦賦 井序

潘岳

樂安任子咸者有朝世之量與余少而歡焉雖兄弟之愛無以加也不幸弱冠而終良友既沒何痛如之其妻又吾姨也少喪父母適人而所夫又殞孤女藐焉始孩斯亦生民至艱而荼毒之極哀也昔阮瑀既沒魏文悼之並命知舊作寡婦之賦余遂擬之以作叙其孤寡之心焉曰
仰皇穹兮歎息思恩憐兮何極省微身兮孤弱顧稚子兮未識

如涉川兮無梁若凌虛兮失翼上瞻兮遺像下臨兮泉壤窅冥兮潛翳心存兮自想奉靈座兮肅清規空宇兮曠即廓孤立兮顧影堪獨言兮聽響顧影兮傷摧聽響兮增哀遙逝兮逾遠緬邈兮長垂四節流兮忽代序歲云暮兮日西頽霜被庭兮風入室兮既分夜星漢迴夢良人兮來遊若閭闔兮洞開但驚悟兮無聞超悄恍兮慟懷慟懷兮奈何言陟兮山阿墓門兮肅肅俯瞻兮峨峨孤鳥嬰嬰兮悲鳴長松萋萋兮振柯哀鬱結兮交集淚橫流兮滂沱蹈共妻兮明誓詠柏舟兮清歌終歸骨兮山足存憑託兮余華要吾君兮同穴之死失兮靡他

古詩

婦人苦

白居易

婦人苦 白居易

蠶髮加意梳蛾眉用心掃幾度曉粧成君看不言好妾身重何
允君意輕借老懶悵去年來心知未能道今朝一開口語少意
何深願引他時事移君此日心人言夫婦親義合如一身及至
死生際何曾苦樂均婦人一喪夫終身守孤子有如林中竹忽
被風吹折一折不重生枯死猶抱節男兒若喪婦能不慙傷情
應似門前柳逢春易發榮風吹一枝折還有一枝生為君委曲
言願君再三聽須知婦人苦從此莫相輕

律詩

鄰婦哭征夫

張籍

幾鬢初合便分離萬里征夫不得隨今日軍回身獨沒去時鞍
馬別人騎

詩話

寡婦扶喪

范正公鎮越民曹孫居中卒子幼家貧公助之以俸錢百緡
治巨舟差老衙校送歸作一絕戒其吏曰過關津但以吾詩示
之詩云十口相將泛巨川來時煖熱去凄然關津若要知名姓
便是孤兒寡婦船

出妻

秦書要語婦有七出不順父母者無子者淫辟者嫉妬者惡疾
者多口舌者竊盜者二木去謂有所取無所歸也與其二年之
喪也先貧賤後富貴也家語子甚宜其妻父母不說出內則怨

事類彙編後集

耦曰枕威二有女此離中谷有推姜詩出婦蓋為小瑕鮑永去

妻亦非太過白集判

古今事實

三世出妻

自叔梁紇始出妻及伯魚亦出妻子思又出妻故稱孔氏三世出妻家語後序

無子出妻

梁叔魚三千無子欲出其妻商瞿曰吾年四十有子五人恐子晚出耳非妻之過也六帖

蒸梨出妻

曾參後母遇之無恩供養不衰其妻以蒸梨不熟因出之入目

非七出也參曰蒸梨小物耳吾欲使熟而不用吾命况大事乎家語

留其婦見姑舅門

取棄去婦

王吉妻取東家棗啖吉乃去之

遺妻遭害

後漢郭林宗見黃允以俊才知名謂曰卿守道不篤將失之矣後司徒袁隗為從女求婚見允歎曰得婿如此足矣允聞乃遺其妻夏侯氏婦謂姑曰今當見棄與黃氏長辭乞一會親屬於是大集賓客二百餘人婦中生攘袂數黃允隱匿穢惡十五事言畢登車而去允以此廢於時

分財出妻

後漢李充貧兄弟六人同衣通食妻竊謂充曰妾有私財願分與充曰醢酒具會鄉里共議及賓至充從座中跪白母曰此婦無狀教充離異充母兄氣不可承宗事遂呵叱妻出門

叱狗去妻

鮑永養後母至孝妻嘗於母前叱狗永即去其妻

取水遣妻

姜詩事母至孝母好飲江水妻嘗泝流而汲值風不得還母渴詩責而遣之

離妻致怨

晉王珣及珉皆謝氏婚太傅安死既與珣絕婚又離珉妻遂屬

仇怨

因妬告絕

晉謝邈為吳興太守邈妻却氏妬以魏取妾怨對與書斥絕邈疑問下生仇玄達為妻作斥玄達玄達投孫恩害邈

違姑去妻

季適秀妻罵媵婢母聞不樂適秀即出其妻或問之答曰娶婦要欲事姑苟違顏色何可留

古今文集

雜著

古人因事出妻

或問妻可出乎曰妻不賢出之何害如子思亦嘗出妻今世俗

乃以出妻為醜行，遂不敢為。古人不如此，妻有不善，便當出也。只為今人將此作一件大事，隱忍不敢發，或有隱惡為其陰持，乏以至縱恣養成不善，豈不害事。人修身刑家，最急纜修身，便到刑家上也。又問：古人出妻，有以對姑叱狗蒸梨不熟者，亦無甚惡而遽出之，何也？曰：此古人忠厚之道也。古人交絕不出聲，聲君子不恚以天惡，出其妻而以微罪去之，以此見其忠厚之至也。且如叱狗於親前，亦有甚大故，不是處，只為他平日有故，因此一事出之爾。或曰：彼以此細故見逐，安能無辭。兼他人不知是與不是，則如之何？曰：彼必自知其罪，但自己理直可矣。何必更求他人知。然有識者當自知之，是亦淺丈夫而已。君子不如此，大凡人說話多欲令彼曲，我直。若君子自有二箇含容意。

思或曰：古語有之，出妻令可嫁，出友令可交，乃此意不曰是也。伊川語錄

古詩

棄婦詞

顧况

古人雖棄婦，棄婦有歸處。今日妾辭君，欲何去。本家零落盡，勸哭來時路。憶昔未嫁君，君甚周旋。及與同結髮，值君適幽燕。孤魂託飛鳥，兩眼如流泉。流泉咽不燥，萬里關山道。及至見君歸，君歸妾已老。物情棄衰賤，新寵方妍好。拭淚出故房，傷心劇秋草。妾以顛頰捐，羞將舊物還。餘生欲有寄，誰肯與相連。空牀對虛牖，不覺塵埃厚。寒水落芙蓉，秋風墮楊柳。記得初嫁君，小姑始扶牀。今日君棄妾，小姑如妾長。回頭語小姑，莫嫁似

棄婦詞 顧况 卷之七十五 十四

死夫

去婦怨

孟郊

君心匣中鏡一破不復全妾心藕中絲雖斷猶牽連安知御輪
去今日翻迴轅一女事一夫安可再移天君聽去鶴言哀哀七
絲絃

去婦怨

戴叔倫

出戶不敢啼風悲日淒淒心知恩義絕誰忍分離別下坡車轉
轉畏逢鄉里親空持床前幔却見家中人忽辭王吉去為是秋
胡死欲比今日情煩冤不相似

白頭吟

李白

錦水東北流波蕩雙鴛鴦雄巢漢宮月雌弄秦草芳寧同為死

碎綺翼不忍雲間兩分張此時阿嬌正嬌妬獨坐長門愁日暮
但願君思顧妾深豈憚黃金買詞賦相如作賦得黃金丈夫好
新多異心一朝將聘茂陵女文君因贈白頭吟東流不作西歸
水落花辭條蓋故林飛絲本無情隨風任傾倒誰使女蘿枝而
來強索抱兩草猶一心人心不如草莫捲龍鬚席從他生網絲
且留琥珀枕會有夢來時覆水再收豈灌孟棄妾已去難重回
古來得意不相負只今惟有青陵臺

詩話

出妻復還

嚴灌夫娶慎氏十年無嗣乃出之妻乃為詩以別曰當時心事
已相關再散雲收一晌間便是孤帆從此去不堪重過美天山

遂如初

妬妻

羣書要語女無美惡入宮見妬史記有嫡不以其媵備數媵遇勞而無怨嫡亦自悔也江有汜妬寵而負恃爭妍而取憐韓文

古今事實

殺婢斃頭

後漢袁紹死妻酷妬殺紹寵妾五人為死者有知恐見紹地下乃斃頭墨面以毀其形

不畜媵妾

馮衍字敬通妻妬悍不畜媵妾兒女自操并曰劉孝標云予與

敬通二同不遇一同也剛直二同也馮有忌妻自操并曰予亦有忌妻家道坎軻二同也本傳

書遣妬妻

馮敬通有二婢妻任酷妬之擊婢無所不至敬通乃棄遣之因與婦弟任武達書曰不去此婦則家不寧不去此婦則家不清不去此婦則福不生不去此婦則家不榮不去此婦則事不成吾數奇命薄端相遭逢妻文類聚

疑夫私乳母

賈充婦廣城君郭槐性妬忌初充子黎民二歲乳母抱之當閣黎民見充入喜笑就而拊之槐望見謂充私乳母即便殺之黎民戀念而死充遂無嗣本傳

幃婢作樂

謝安夫人劉氏幃，諸婢使在前作伎。太傅暫見，便下幃。太傅索更開，夫人云：恐傷盛德。梁柳惔甚重其婦，頗成畏懼。性愛音樂，妓精麗，累不敢視。僕射張稷與惔狎，而為惔妻賞敬。稷詣惔，先相問夫人，惔每欲見妓，常因稷請。樂其妻隔幔坐，妓然後出。惔因得留日。

周姥當無此

謝太傅劉夫人不令公有別房。公既深好聲樂，後遂頗欲立妓妾。兄子外生等微達此旨，共問訊劉夫人。因方便，稱關雎無斯有，不忌之德。夫人知以諷已，乃問誰撰此詩。答云：周公夫人曰：周公是男子相為爾。若是周姥撰詩，當無此也。始記

密置妓館

王導妻曹氏性妬，導憚之，乃密置樂妾於別館，以處之。曹氏知而將往，導恐被妻辱，遽命駕猶恐遲，以所執麈尾柄驅牛而進。司徒蔡謨聞之，戲導曰：朝廷欲加公九錫，導弗之覺，但謙退而已。謨曰：不聞餘物，惟有短轆轤車，長柄麈尾，導大怒，謂人曰：吾往與羣賢共遊洛中，何曾聞有蔡克兒也。

我見亦憐

桓溫平蜀，以李勢女為妾，嘗著齋中。妻南郡王始不知，既聞與數十婢拔白刃襲之，正值李梳頭髮，委藉地，膚色如玉，耀不為動。容徐徐結髮，斂手曰：國破家亡，無心至此。今日若能見殺，乃是本懷。辭甚悽惋，主於是擲刀前抱之曰：阿子，我見汝亦憐，何況

老奴遂善待之 王子年拾遺記

夫死猶妬

齊劉瑱妹為鄱陽王妃王為明帝所誅妃追傷成疾瑱令陳郡殷舊畫鄱陽王與寵姬照鏡狀如欲偶寢以示妃妃唾之罵曰故宜早死於是病亦除差

推婢墓中

于寶父有所寵侍婢母甚妬忌及父亡母乃生推婢於墓中後十餘年開墓而婢伏棺如生載還經日乃甦言其父常取飲食與之恩情如生在家中吉凶輒語之考校悉驗地中亦不覺為惡既而嫁之生子本傳

寧死亦妬

兵部尚書任瓌賜一豔姬妻妬爛其髮禿盡太宗聞之賜金瓶酒云飲之立死不妬即不須飲柳氏拜勅曰妾與瓌俱出微賤更相輔翼遂致榮宦今多內嬖誠不如死乞飲盡無他帝謂瓌曰人不可畏死不可以死恐朕尚不能禁卿其奈何二女令別宅安置朝野僉載

刻眉灼眼

房孺復妻崔氏性忌左右婢不得濃粧一婢新買粧稱佳崔怒刻其眉以青填之燒鎖梁灼其兩眼角以朱傳之及脫癩如粧焉西陽雜俎

伴評就婢

李福妻裴妬忌福鎮滑臺有以女奴獻者福曰吾官至節度使

指使者不過奴隸夫人得無甚乎裴曰未知公所願者指所獻
女奴裴許諾福賂左右夫人沐髮必來告既告福乃伴為腸痛
促召女奴既往左右亦以白裴裴遽出髮盆中既問所苦福業
以病為言即若不可忍狀裴乃以藥投小使中進之明日監軍
事來問候福具告之皆大笑語林

堂名四畏

王文穆夫人悍妬貴為一品不置姬侍欲置左右人竟不可得
好賓客畜樂院二十人宅後園中作堂名三畏楊文公戲言曰
可改作四畏公問其說曰兼畏夫人王深以為恨卒無嗣趙槩
聞見錄

古今文集

雜著

止妬

楊夔 英華

梁武平齊盡有其內獲侍兒十餘輩頗娛於且為邪后所察動
止皆有隔劫其憤恚殆將成疹左右識其情者進言曰臣嘗讀
山海經云以鵠鷓為膳可以療其事使不忌陛下蓋試諸梁武
從之邪妬之後妬減殆半帝愈神其事左右復言曰願陛下廣
羞諸以徧賜羣臣使不才者無妬於有才挾私者不妬其奉公
濁者不嫉其清貪者不忌其廉俾其惡去善勝忌者皆知革心
亦助化之一端也帝深然其言將詔虞人廣捕之會方崇內典
誠於血生其議遂寢

古詩

每文頁...

桓妬妻

梅聖俞

昔聞桓司馬娶妾貌甚都其妻南郡王悍妬誰與俱持刀擁羣
 婢徑往將必屠妾時在窗前解髮臨鏡梳髮雲垂地瑩姿水
 照壺妾初見主來縮髮下庭隅歛手語出處國破家已殂無心
 來至此豈願奉君娛今日苟見殺雖死生不殊王乃擲刀前抱
 持曰長吁曰我見猶憐何況是老奴盛怒反為喜哀於非始圖
 嫉忌尚服美傷哉今亦無

詩話

詩刺畏內

孫公素畏內嘗求坡畫扇坡題云披扇當年笑温嶠握刀歲晚
 戰劉郎不須戚戚如馮衍但與時時說李陽公素昔為程宣徽

門賓後娶程公女性極妬悍故云侯籍錄

河東獅子

東坡謫黃州與陳慥季常游季常自以飽禪學而妻柳氏頗悍
 季常畏之至或詬罵未已聲達于外東坡因以詩戲云誰似龍
 丘居士賢譚空說有夜不眠忽聞河東獅子吼枉杖落手心茫
 然柳郡望河東蓋借用傳燈錄河東獅子吼也

淫婦

羣書要語男女無別遂相奔誘華落色衰復相棄背我序期我
 乎桑中要我乎上官送我乎淇之上矣桑中惟士與女伊其相
 詭贈之以芍藥秦浦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

事類彙編 卷之十五 二十五
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矣 滕文公

古公事實

玄妻貪棼

昔有仍氏生女黽黑而甚美光可以鑑名曰女妻樂正后璉取之貪棼無厭忿戾無期謂之封豕有窮后弄滅之璉是以不祀

夫歸遇姦

燕季季好遠出其妻有士季至士在內妻患之妾曰令公裸而解髮直出門吾屬伴不見也公子從其計疾走出門季曰是何人也家室皆曰無有季曰吾見鬼為之奈何婦曰取五姓之水浴之季曰諾乃浴 韓文

嫪毐通后

始皇帝益壯太后淫不止呂不韋恐覺禍及已乃私求大陰人嫪毐道報反毒 呂改反 詐令人以府罪告之拔其鬚眉為宦者遂得侍太后太后私與通絕愛之有娠生子子皆匿之 史

文君夜奔

司馬相如素與臨邛令王吉相善富人卓王孫聞令有貴爰為其召之并召令酒酣臨邛令前奏琴曰竊聞長卿好之願以自娛為鼓一再行是時卓王孫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繆與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既罷文君夜已奔相如與馳歸成都家徒四壁立卓王孫大怒曰女不才我不忍殺一文不與也相如與俱之臨邛買酒舍乃令文君當壚相如身自着犢鼻褌絛罷於市中卓王孫耻之不得已分與文君家僮百人錢百萬及其

嫁時衣被財物文君乃與歸成都買田宅為富人

賈女竊香

韓壽美姿容賈充辟以為掾充每聚會賈女於青瑣中看見壽
悅之常懷存想發於吟詠後婢往壽家具述其事并言女光塵
壽聞之心動遂請婢潛修音問及期往宿壽躡捷絕入踰墻而
入家中莫知自是充覺女盛自拂拭怵暢有異於常後會諸吏
聞壽有異香之氣是外國所貢香一着人歷月不歇充託武帝
惟賜已及陳騫家餘無此疑壽與女通而垣墻至密門閣無峻
何由得爾乃託言有盜令人修墻使反曰其餘無異唯東北角
如有人跡而墻高非人所能踰充乃取左右婢考問即以狀言
充秘之以女妻壽

莫妻通奴

梁莫妻孫壽色美善為妖態莫甚寵憚之莫愛監奴秦官居至
太倉令得出入壽所因與私通官內外兼寵權威大震

賈后求少

晉惠帝賈后荒淫放恣洛南尉部小吏端麗美容止忽有非常
衣服衆疑其竊尉嫌而辨之小吏云行逢一嫗說家有疾病卜
者云宜得城南少年厭之欲暫相煩即隨上車內簾箱中行可
十餘里過六七門限開簾箱樓閣好屋問此是何處云是天上
即以香湯見浴將入見一婦人年二十五六短而形青黑色肩
後有疵共寢數夕贈此衆物聽者知是賈后慙笑而去時他人
入者多死此吏后愛之得全而出

食輿載婦

後魏宗室又明帝時以領軍專政卧婦人於食輿以相覆之輿入禁中直衛雖知莫敢言者

公髯如戟

齊褚彥回為宋吏部郎山陰公主潘淑見彥回悅之白前廢帝召彥回西上閣宿公主夜就之彥回不為移志公主曰公髯髯如戟何無丈夫意彥回曰回雖不敏何敢首為亂階

但多與錢

蘇五奴妻善歌舞亦姿色能弄踏搖娘有邀逐者五奴輒隨之前人欲其速醉多勸其酒五奴曰但多與我錢雖喫餿子亦醉不煩酒也今呼鸞妻者為五奴自蘇始崔令欽教坊記

古今文集

雜著

河間傳

柳宗元

河間淫婦人也不欲言其姓故以邑稱始婦人居戚里有賢行既嫁養姑謹甚未嘗言門外事又禮敬夫其族類醜行者謀壞之乃以車衆造門邀之邀婦河間固謝不欲姑怒曰今人好謁來以一接新婦來為得師何拒之堅也強之乃從之游過市乃入浮圖有國工吳叟始圖東南壁甚怪可使察官先壁道乃入觀觀已延女客位具食惟牀之側男子欬者河間驚跳走出召從者馳車歸愈自閉不與從者通期年乃敢復召邀於姑必致之與偕行遂入州西浮屠俄而又引至食所空無帷幕廊廡廓

然河間乃肯入先壁羣惡少於墮下降簾使女子為秦聲僂坐
 觀之有頃壁者出宿選貌美陰大者王河間乃便抱持河間河
 間號且泣婢夾持之或諭以利或罵且笑之河間切顧視持已
 者甚美左右為不善者已更得適意鼻息拂然意不能無動力
 稍縱王者幸一遂焉用擁致之房河間收泣甚適自慶未始得
 也日且暮駕車相戒歸河間曰吾不歸矣必與是人俱死夫騎
 來迎莫得見左右力制明日乃肯歸持潘夫大泣鬢臂相與盟
 而後就車既歸不忍視其夫閉目曰吾病且死非藥餌能已為
 吾召鬼解除之然必以夜時上惡夜祠其夫無所避既張具河
 間命邑臣告其夫召鬼呪詛上下吏訊驗答殺之河間大喜闢
 門召所與淫者裸逐為荒淫居一歲所淫者衰益厭乃出之召

長安無賴男子晨夜交於門猶不厭又為酒壚西南隅已居樓
 上微觀之監水門以女待餌焉凡來飲酒大鼻者少者壯者美
 顏色者善為酒戲者皆上與合且合且窺悉失一男子也猶且
 呻吟懣懣以為不足積十餘年病體竭而死自是雖感里為私
 行者聞河間之名則掩鼻感額皆不欲道也

古詩

井底引銀瓶 止潘奔也

白居易

井底引銀瓶 飲上絲繩絕石上磨玉簪欲成中央折瓶沉簪折
 知奈何似妾今朝與君別憶昔在家為女時人言舉動有殊姿
 嬋娟兩鬢秋蠟真宛轉雙蛾遠山色笑隨戲伴後園中此時與
 君未相識妾弄青梅憑短牆君騎白馬倚垂楊墻頭馬上遙相

顧一見知君即斷腸知君斷腸共君語君指南山松柏樹感君
松柏化為心暗合雙鬢遂君去到君家舍五六年君家大小類
有言聘則為妻奔則妾不堪主祀奉贖終知君家不可住其
奈出前無去處豈無父母在高堂亦有親情滿故鄉落來更不
通消息今日悲羞歸不得為君一日恩誤妾百年身寄言婦小
人家女慎勿將身輕許人

感興

朱元晦

晉陽啓唐祚王明紹集封垂統已如此繼體宜昏風塵聚瀆不
倫牝晨司稍凶竄綱一以墜天樞遂崇崇淫毒穢宸極唐烟燼
蒼生向非狄張徒誰辨取日功云何歐陽子秉筆迷至公唐經
亂周紀凡例孰此容侃侃范太史受說伊川翁春秋二三策萬

古開群蒙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後集卷之十五終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後集卷之十六

建安 祝穆 和父 編

建業 唐富春 子和 梓

人倫部

寵妾

羣書要語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曲禮賤婢不可以為主西漢

無以妾為妻左恭公止之盟妻不在妾御莫敢當郊特牲士

妾有子而為之總無子則已喪服小記感於嬖妾碩人序寵之

專房燕霍后傳今人持被直三省丁寧顧婢子語刺刺不能休

韓送殷侑序 豈惟炊爨之勞抑亦巾箱之寵六帖

詩句鬱金香汗裏歌巾山石榴花染舞裙皇集

古今事實

如夫人六

齊侯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僖十七

教美人戰

孫武以兵法見吳王闔閭於是出宮中之美人計數十人分為二隊以王之寵姬二人為隊長乃三令五申之於是鼓之左婦人皆大笑復三令五申而鼓之右婦人復大笑孫子斬左右隊長用其次復鼓之前後跪起皆中規矩繩墨孫子曰兵既整齊惟王所用雖赴水火可也

私盜待兒

漢孝文帝使吳吳王欲使將不肯使五百人圍守之初盜為吳相從史私盜盜待兒盜知之弗泄遇之如故從史亡去盜自追之以待者賜之復為從史及盜見守從史適為司馬買一石醇醪醉西南陬卒夜引盜起曰君可以去矣吳王期旦日斬君盜曰何為者司馬曰臣故為君從史盜待兒者也乃以刀夾帳道從醉卒直出司馬與分背盜行七十里明見梁騎馳歸

私通生子見父子門

後堂管絃張禹

絳帳女樂馬融並見師門

掩袖泣下

後漢憐玄妾樊通德能言趙飛燕姊妹事既作飛燕外傳伶玄

事又須後集

卷之十六

七

與班固同時有文名
玄語通德曰斯人俱灰滅也盛時疲精神
馳騫嘗欲寧知終歸荒田野草乎通德掩袖視竹影以手擁
淒然泣下

燕燕相見

漢成帝嘗微行出過陽阿王作樂上見趙飛燕而悅之先是有
童謠曰燕燕尾涎涎張公子時相見蓋帝每微時常與張放俱
而稱富平侯家故曰張公子

聲清性惡

魏武有二妓聲音清高而情性酷惡欲殺則愛才欲置則不堪
於是選一人聲及之便殺性惡者世說

獲妓東山

謝安棲蓬東山放情自恣好音樂每遊賞必以妓從

幃諸妓作樂

我見亦憐

別管妓館金見妬妻門

幸妾與政

王導有幸妾姓雷頗與政事納貨蔡公謂之雷尚書語林曰雷
有寵名洽恬世說

露醜通妾

王導與周顛及朝士詣尚書紀瞻觀妓瞻有愛妾能為新聲顛
於衆中欲通其妾露其醜穢顏無怍色有司奏免顛官詔特原
之晉紀

開閣放妾

王處仲敦世許以高尚之目嘗荒恣於色體為之敝左右諫之
處仲曰吾乃不覺爾如此甚易耳乃開後閣驅諸婢妾數千人
出路任其所之時人歎焉

娶座王妾

晉丞相參軍宋挺乃劉陶門人陶亡後取陶愛妾為妻劉隗劾
奏挺笈其死王而專其室持在二之義傷人倫之序請除挺為
民奏可

細骨輕軀

石季倫所愛婢數十人季倫常屑沉水香塵末布象牀上使所
愛者踐之無跡則賜真珠百琲若有迹者即節其飲食令體輕

故閨中相戲曰爾非細骨輕軀那得百琲真珠

綠珠墜樓

梁氏女有容貌石季倫以真珠二斛買之即綠珠也孫秀使人
求之崇竟不許崇曰我為爾得罪珠泣曰當効死於君前因自
投於樓下而死秀怒乃勸趙王倫誅崇遂矯詔收崇及潘岳歐
陽建等並元妻子皆被害

延之墜牀

宋顏延之有愛姬非姬食不飽寢不安姬憑寵盪延之墜牀至
損子峻殺之延之痛情哭曰貴人殺汝非我殺汝以冬日臨哭
忽見妻排屏風以厭延之俱墜地因病卒

易妓不許

易妓不許

宋蕭惠開赴益州路經江陵時吉翰子在荊州與惠開有舊設
女樂有美者惠開就求不得又以四妓易之不許惠開怒斬吉
納其妓啓孝武云謫訕朝政

簾為妓衣

梁夏侯直性儉率有妓妾十數並無被服每有客當隔簾奏樂
時謂簾為夏侯妓衣

娶妾得甥見無子門

老不遺妾

齊張瓌位光祿大夫妓妾盈房或譏其衰暮瓌曰我少好
音律老而方解平生嗜欲無一復存唯未能遺此耳
妻止娶妾

張敞欲娶妻妻曰子謂白頭吟妾當聽之敞慙而止

屏婢見客見問疾門

老放其妾

白樂天既老乃錄家事會細費去長物妓有樊素者年二十餘
綽綽善歌舞蹈楊柳枝人多以曲名之由是各聞洛下樂天既
老又病風將放之素慘然泣下不忍去樂天悠然不能對遂不
能忘情焉按顧况有宜城放琴客詩曰琴客宜城之愛妾也
宜城請老愛妾出嫁不禁人之欲而私耳目之娛達者也

妾為所穢

唐左司郎中喬知之有婢名窈娘藝絕當時武延嗣聞之欲一
見既見即留之無復還知之痛憤因為詩賂闈者以達窈娘窈

娘擊於裙帶赴井而死延嗣見之使酷吏誣罪知之下獄死古今詩話

妾為夫人

杜佑議者謂佑治行無缺惟晚年以妾為夫人有所蔽云

謂之妓圍

唐申王每冬月苦寒今宮女密圍而坐謂之妓圍天寶遺事

妾孕而嫁

杜牧之守郡時有妾懷妊而出以嫁州人杜筠後生子即荀鶴也池陽集

雪兒善歌

雪兒者李密愛姬每有朋友文章有奇麗者付雪兒協律歌之北

恣其言

不許妾粧

崔樞夫人治家整肅容儀端麗不許羣妾作時世粧

兒殺其妾

嚴武幼豪爽母裴不為挺之所容獨厚其妾英武始八歲怪問其母其母語之故武奮然以鐵鎚就英寢碎其首左右驚白挺之曰郎戲殺英武辭曰安有太臣厚妾薄妻者兒故殺之非戲也父奇之曰真嚴挺之子

奪賣餅妻見夫人婦門

處憐子樓

張建封節制武寧納舞妓盼盼於憐子樓公薨不宅適

續文類聚後集

卷之六

六

肉臺盤

南唐孫晟官至司空每食不設几案使眾妓各執一器環立而侍號肉臺盤時人多效之

諸妓私客

韓熙載本高密人後王即位頗疑此人其有鳩死者而熙載且懼愈肆情坦率不遵禮法破其財貨舊集妓樂殆數百人日與荒樂茂家人之法所受月俸至即散為妓女所有而熙載不能制之反以為喜然日不能給遂敝衣履作瞽者持獨弦琴俾舒雅執板挽之隨房歌鼓未巧以足日膳且暮亦不禁其出入或竊與諸生稊雜而淫熙載見趨過而笑日不敢阻與而已及夜奔客寢者其客詩日最是五更留不住向人頭畔着衣裳時人謂

北齊徐之才豁達無以過之 湘素雜記

武人置妾

杜大中自行伍為將與物無情雖妻有過亦公杖杖之有妾才色俱美大中牋表皆此妾所為一日大中方寢妾至見几間有紙頗佳書一闕臨江仙有彩鳳隨鴉之語大中覺而視之云鴉且打鳳於是掌其面至項折而斃

聲色移人

真宗臨御歲久中外無虞與羣臣燕語或勸以聲妓自樂王文正性儉約初無姬侍其家以二真省官治錢真宗使內東門司呼二人者責限為相公買妾仍賜二千兩二人歸以告公公不樂然難逆上之旨遂聽之初沈倫家破其子孫鬻銀墜首錢塘

錢氏昔以遺中朝將相者。花籃大榻之類。家人所有。直省官與沈氏議止以銀易之。具白於公。公頓蹙曰。吾家安用此。其後婢妾既具。乃呼二人問。昔沈氏什器尚在。可求否。一人謝曰。向私以銀易之。今見在也。公喜用之。如素有聲色之移。人如此。龍川志

侍姬狎客

种世衡知環州。深得屬羌心。胡酋慕恩部落最強。世衡皆撫而用之。嘗夜與慕恩飲。出侍姬以佐之。既而世衡起入內。潛於壁隙窺之。竊與侍姬戲。世衡出掩之。慕恩慚恐。請罪。世衡笑曰。君欲之耶。即以遺之。由是得其死力。諸羌有二者。使慕恩誅之。無不克。涑水記聞

侍姬訴客

王韶罷副樞。知鄂州。宴客出家妓。坐客張續醉。挽妓不前。時擁之妓泣訴於韶。坐客皆失色。韶曰。出爾曹以娛賓。乃今客失歡。命取大杯罰妓。人伏其量。

嫁妾猶處女

王均李順之亂。凡官於蜀者。多不挈家以行。張公詠知益州。單騎赴任。官屬憚其嚴峻。莫敢畜婢使者。公不欲絕人情。遂自買一婢。以侍巾櫛。自此官屬稍置姬侍。在蜀四年。被召還闕。呼婢父母出。賞以嫁之。仍處女也。言行錄

夫人亡遺妾

韓魏公在相府時。家有女樂二千餘輩。及崔夫人亡。一日盡厚遣之。同列多勸且留。以為暮年歡。公曰。所樂能幾何。而常令人

心勞孰若吾簡靜之樂也 別錄

温公不私妾

司馬温公從龐穎公辟為太原府通判尚未有子夫人為買一妾公殊不顧夫人疑有所忌也一日教其妾俟我出汝自飾至書院中與公一顧也妾如其言公訝曰夫人出安得至此亟遣之穎公知之對友稱其賢 聞見錄

荆公不留妾

王荆公知制誥吳夫人為買一妾荆公見之曰何物女子曰夫人令執事左右曰汝誰氏曰妾之夫為軍太將部米運失舟家貨盡沒猶不足又賣妾以償公慨然曰夫人用錢幾何得汝曰九十萬公呼其夫令為妾頰如初盡以錢賜之 聞見錄

諸婢送半臂

宋子京晚年知成都帶唐書於本任刪修每宴罷開寢門垂簾然一椽燭勝婢夾侍和墨伸紙遠近觀者皆知其修唐書望之如神仙多內寵偶微寒命取半臂諸婢各送一枚凡十餘枚子京恐有厚薄之嫌竟不敢服恐冷而歸

古今文集

律詩

燕子樓

白居易
黃金不惜買蛾眉揀得如花四五枝歌舞教成心力盡一朝身去不相隨

循守臨行出小鬟復用前韻

蘇子瞻

學語雖鶯在柳陰臨行呼出羣惟深通家不隔同年向得路左
知異日心越着春衫遊上苑要求國手教新音嶺梅不用催歸
路截鐘須防舊所臨

朝雲詩 井序

蘇子瞻

世謂樂天有鸞駱馬放楊柳枝詞嘉其主老病不忍去也然夢
得有詩云春盡絮飛留不得隨風好去落誰家樂天亦云病與
樂天相伴住春隨樊子一時歸則是樊素竟去也予家有數妾
四五年相繼竟辭去獨朝雲者隨予南遷因讀樂天集戲作此
詩云

不似楊枝別樂天恰如通德伴憐玄阿奴絡秀不同老天女維
摩應解禪經卷藥廬新活計舞衫歌扇舊因緣丹成逐我三山

去不作巫陽雲雨仙

詩話

送妾桃葉

晉王獻之愛妾名桃葉獻之歌以送之云桃葉復桃葉渡江不
用楫但道無所苦若我自迎接不用楫謂橫波急也 金陵覽古

絳桃柳枝

唐語林云退之二侍姬名柳枝絳桃初使王庭湊至壽陽驛有
詩云風光欲動別長安春半邊城特地寒不見園花并巷柳馬
頭惟有月團團蓋有所屬也迨歸楊枝窺去家人追獲及鎮州
初歸詩云別來楊柳街頭樹擺亂春風只欲飛惟有小桃園裏
在留花不發待郎歸自是專屬意絳桃矣 西清詩話

青蛾復還

趙嘏浙人有美妾洎計借母不許携行會士元節為鶴林之遊
帥見之掩為已有明年嘏歸以詩達之曰寂寞堂前日又曛陽
臺去作不歸雲當時聞作沙吒喇今日青蛾屬史君帥聞之乃
遣還

唱金陵

杜秋娘金陵女也年十五為李錡妾嘗為錡唱詞云勸君莫惜
金縷衣勸君莫惜少年時花開堪折直須折莫待無花空折枝
攘妾不還

大和中有御史分務洛京者有妓善歌詩太尉李逢吉留守求
一見既不敢辭盛粧以往李命與眾姬相見李姬四十餘輩皆

出其下既入不復出頃之李亦以疾辭遂罷坐信宿耗絕怨嘆
不能已乃為詩投獻曰三山不見海沉沉豈有山蹤尚可尋青
鳥去時雲路斷嫦娥歸處月宮深秋窻暗想空相憶書幌誰憐
獨苦吟料得此時天上月只應歸照兩人心李但笑曰大好
詩古今詩詩

鸞鳥寄詩

貞元中張生與崔氏女小字鸞鳥往來後棄之鸞鳥已委身於
人張亦娶適經其所求見不得崔知之潛賦一章曰一從銷瘦
減容光萬轉千回懶下床不為旁人羞不起為郎憔悴却羞郎
竟不見元稹嘗為作歌麗情

二妾歌舞

樂天有二妾樊素善歌小蠻善舞嘗有詩曰櫻桃樊素口楊柳小蠻腰其後二妾竟去云云溪友議

服金石藥

牛僧孺自誇服鐘乳千金甚得力而歌舞之妓頗多樂天戲贈詩云乳鍾三十兩金釵十二行退之晚年有聲妓而服金方藥張籍哭退之詩云中秋十五夜圓魄天差清為出二侍女合彈琵琶華白樂天思舊亦有詩云退之嘗譏人不解文字飲而自敗於女妓及作李博士千墓誌戒人服金石藥而自餌硫黃乎孔毅夫談苑

故妾流落

王說晉卿都尉既喪蜀國貶均州侍姬盡逐有歌者號轉春鶯

不知流落何許後二年從汝陰道過市橋聞泣聲甚怨問之乃轉春鶯也得句云佳人已屬沙吒利義士今無吉押衙客有足成章云幾年流落向天涯萬里歸來兩鬢華翠袖香殘空挹淚青樓雲渺定誰家云云回首音塵兩沉絕春鶯伏轉沁園花西清詩話

醉紅裙

張文潛云東坡嘗言退之詩云長安眾富兒盤饌羅羶葷不解文字飲惟能醉紅裙疑若清苦自節者至云艷姬踏筵舞清眸射劍戟則知此老子箇中興復不淺文潛戲答曰愛文李飲人俗子同科西清詩話

以妾易馬

酒徒鮑生多著異妓外弟韋生好乘駿馬遊行四方各求所好
一日相遇於山寺兩易所好乃以女妓善四絃者換紫叱撥忽
有客造席賦詩曰步及庭砌立當軒墀望新恩懼非吾偶也戀
舊主疑借入乘之香散綠駿意已忘於鬢髮汗流紅頰愛無異
於凝脂異聞錄

以妓易帶

嚴續相公歌姬唐鎬給事通犀帶皆一代尤物唐有慕姬之色
嚴有欲帶之心因呼盧之會出妓解帶較勝負於一擲舉坐屏
氣六路數巡唐彩大勝唐乃酌酒命美人歌一曲而別相君悵
然遣之開元遺事

妓為蜂螫

韓康公上元召從官數人出家妓侍飲其專寵者曰魯生偶中
蜂螫少頃持扇就東坡乞詩詩中有魚吹細浪歌搖日舞罷花
枝蜂入懷之句上句記姓下句記事侯備錄

侍姬肥偉

東坡嘗飲一豪士家出侍姬十餘人皆有姿役其間有一善歌
舞者各媚兒容質雖麗而軀幹甚偉豪特所鍾愛命乞詩於公
公戲為四句云舞袖踟躕影搖千尺龍蛇動歌喉宛轉聲撼半
天風雨寒妓頽然不悅而去遜齋閑覽

用事精切

張子野年八十五尚聞買妾陳述古守杭東坡為倅述古今東
坡作詩云錦里先生自笑狂其數九尺鬢毛蒼詩人老去鷹鷂
事文類聚後集 卷之十六

在公子歸來燕燕忙柱下相君猶有齒江東刺史已無腸平生
謬作安昌客夏遺彭宣到後堂全篇多用張姓事其精切如此

載姬遠遊

東坡云齊丘子陳季常自洛之蜀載二女侍戎裝駿馬至溪山
佳處輒住終日見者以為異人然季常妻柳頗悍忌季常畏之
故東坡因詩戲之有河東獅子吼之句觀此則知季常載二侍
女以遠遊及暮年其於枯寂蓋有所制而然耳復齊漫錄

妾不容見

李公擇有婢名雲英屢欲出不果東坡有詩云怪君一身都是
德近之清潤淪肌膚細思還有可恨時不許藍橋見傾國

作詩託諷

山谷戲書秦少游壁云于今威化作遼東白鶴歸朱顏未改故
人非微服過宋風退飛宋父擁篲待來歸秦氏鳥生八九子雅
鳥之兄畢通尾憶炊門北意伏雌未肯增巢今汝棲莫愁野雉
陳家雞但願主人印纍纍觀此詩當是少游過南京有所盼主
翁待少游厚欲令從歸而其家難之也此篇因有秦氏鳥故事
遂皆寄言衆禽以為戲丁今威以指少游鸚鵡以指所盼者秦
氏庭鳥指少游之細君鴉之兄言其生子已長矣宋都今南京
宋父指南京主翁末句戲謂少游異時富貴雖有姬妾何傷以
開廣細君之意也古樂府云鳥生八九子端坐秦氏桂樹間蓋
用此也

嫁妾非偶

荆渚田氏侍兒各國香。山谷自南溪召為吏部員外郎留荊州
乞守當塗待報所居。與此女子為鄰。山谷偶見之。以謂幽閑姝
美。目所未覩。後其家以嫁下里貧民。因賦水仙花寓意。至云。於
泥解作白蓮藕。蠶壤能開黃玉花。可惜國香天不管。隨緣流落
小民家。裨高子勉和之。後數年。山谷卒於嶺表。當時賓客雲散。
此女既生。子矣。會荆南歲荒。其夫鬻之。田氏家。田氏一日邀
子勉置酒。出之掩袂。因恸無復故態。坐間話當時事。相與感歎。
子勉請田氏名。曰國香。以成太史之意云。

積莖能詩

寇萊公有妾曰積莖。公因會贈歌者。以束綾。積莖作一詩呈公。
曰。一曲清歌一束綾。美人猶自意嫌輕。不知織女當窗下。幾度

拋梭織得成。風動衣單手屢呵。幽窗軋軋度寒梭。臘天日短不
盈尺。何似妖姬一曲歌。公和曰。將相功名終若何。不堪急景似
奔梭。人間萬事何須問。且向樽前聽艷歌。

婢妾

羣書要語。楊雄方言。凡男而婢。謂之藏女。而婦奴謂之獲。張
揖云。婿婢之子謂之藏婦。奴之子謂之獲。莊子音義。方言謂荆
淮海岱之間。罵奴曰藏。罵婢曰獲。燕齊亡奴謂之藏。亡婢謂之
獲。或曰取貨謂之藏。答得謂之獲。皆謂有罪為奴婢者。周禮其
奴婢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春棗。荀子王伯。甲人不可以為
主。漢劉輔疏。為傅婢所毒。王吉傳。謂傅相衣服衽席之事。

詩句 一婢赤脚老無齒 韓贈盧全 越婢脂肉滑 元稹 小婢立我前 赤脚兩鬢了 歐 自遣赤脚沽村釀 歐

古今事實

婢兩盡忠

周室大夫仕於周妻淫於鄰王父還恐覺之為毒藥使勝婢進之婢私曰進之則殺王父告之則殺王母因僮覆酒王父怒而答之妻恐婢言之因他過欲殺之婢就杖將死而不言王父之弟聞之直以告王父放其妻將納婢辭以自殺王父乃厚幣嫁之列女

家僮萬人

呂不韋家僮萬人師古曰婢妾之總稱

孕者不幸

張蒼長八尺餘危相後口中無齒食乳女子為乳母妻妾以百數嘗孕者不復幸年百餘歲乃卒

賣妾求名

漢王莽成帝時折節為恭儉敢為激發之行嘗私買侍婢昆弟頗聞知莽曰後將軍朱子元無子聞此兒種且子為買之即日以婢奉子元其匿情求名如此

羨爛婢手 見德量門

婢皆讀書

鄭玄家奴婢皆讀書一婢不稱音使人搜着泥中須臾一婢來問曰胡為乎泥中答曰薄言往愬逢彼之怒

幻術得婢

郭璞至廬江愛主人婢無由而得乃取小豆三升繞主人宅散之主人晨見赤衣人數千圍其家就視則滅其惡之請璞為卦璞曰君家不宜畜此婢可於東南二十里賣之慎勿爭價則此可除主人從之

幸姑之婢

阮咸素幸姑之婢姑嘗歸于夫家初云留婢既而自從去時方有客咸聞之遽借客馬追婢既及與婢累騎而還論者非之詳見姓名門

婢欲姦誘

王武子左右人嘗於閣中就婢取濟衣服婢欲姦之其人云不

敢婢云若不從我當大呼其人終不從婢呼曰申欲姦已濟令殺之其人具述前狀武子不信其人曰在不可受賞於府君於天武子經年疾困此人見形云府君當去矣遂卒殷共小說

織當問婢

宋沈慶之為拔兵校尉文帝欲北伐慶之固謂不可帝使徐湛之謂慶之曰為國譬如家耕當問奴織當問婢陛下今欲伐國而與白面書生輩謀之事何由濟帝大笑

以婢馬賂

北齊爾朱文暉豪縱不遜平秦王有七百里馬文略敵以好婢賂取之明白平秦王致請文略殺馬列婢以三銀置盛婢頭馬肉遺之

擔水通婢

齊張敬兒為襄陽府將時家貧每休假輒庸賃自給嘗為東吳泰家擔水通泰所愛婢事發將被泰殺逃賣棺林中以盞加上乃免

漁童稚情

帝賜張志和奴婢各一志和配以為夫婦號漁童稚情

婢各為業

唐崔觀老無子以田宅財貨分給奴婢各為業身與妻隱南山約奴婢過其舍則給酒食夫妻嘯詠相親為娛

質婢許贖

子厚得柳州其俗以男女質錢約不贖贖子本相俸則沒為奴

婢子厚與設方計悉令贖歸其尤貧力不能者令書其傭足相當則使歸其質觀察使下其法於它州比一歲免而歸者且千

買前令女

江南有國日有縣令鍾離君與鄰縣令結婚鍾離女將出適買一婢以從嫁一日其婢執箕箒至堂前執視泣曰奴時我父於此穴地為越窟草我戲劇也鍾離曰汝父何人婢曰我父兩政前令也身死家破我流落民間今詢得實以書抵許今日吾買婢得前令之女憐而悲之義不可入辱當贖吾女嫁貴先為求婚更俟一年別為吾女管辦奩篋以歸君子可乎許君答書曰遵伯玉耻獨為君子願以前女配吾子君別求良媒以嫁君女

於是前令之女卒歸許氏東軒筆錄

失身遭辱

王瓊奴乃王郎中幼女父死失身於趙奉常家為王母凌辱道出淮上書其事於驛壁見者哀之王平甫為作傳青瑣高議

古今文集

律詩

失婢

白居易

宅院小墻庫坊門榜帖違舊恩慙自薄前事悔難追籠鳥無常主風花不戀枝今宵在何處唯有月明知

和樂天謂失婢榜者

劉禹錫

把鏡朝猶在添香夜不歸鴛鴦拂在去鸚鵡透籠飛不逐張公

子郎隨劉武威新知正相樂從此脫青衣

詩話

嫂婢贈扇

晉中書令王珉與嫂婢情好甚篤嫂鞭撻過苦婢素善歌而珉好持白團扇其婢製白團扇歌以贈珉云團扇復團扇許持自隨面憔悴無復理羞與郎相見

私其姑婢

崔郊居漢上其姑有婢端麗善音律郊嘗私之既貧鬻婢於連帥于頔家給錢四十一萬籠盼彌深郊思慕無已其婢因寒食來從事家值郊立於柳陰馬上連泣誓若山河崔生贈之以詩曰公子王孫逐後塵綠珠垂淚濕羅巾侯門一入深如海從此

蕭郎是路人或有嫉郊者寫詩于座公觀詩令召崔生左右莫
之則也及見郊握手曰侯門一入深如海從此蕭郎是路人便
是公作耶遂命婢同歸至於帷幌奩匣悉為增飾之唐宋遺史

子丞父妾

觀察使李勣之女奴名却要美容止善辭令李有四子皆欲蒸
之而不得遇清明中堂既月四子各在一處待之長子遇於櫻
桃花影中却要給之曰可於東南隅相待少頃却要燃香燈語
靠照曰阿堵貧兒爭敢向這裏宿四子掩面而走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後集卷之十七

建安

祝穆

和父

編

金陵

唐富春

子和

刊

娼妓部

娼妓

羣書要語娼倡優也

說文

刺繡紋不如倚市門

貨殖序

營妓古

以待軍士之無妻者

雜志

詩句彩雲易散琉璃脆

白集

古今事實

幕客逸遊

牛奇章公帥維陽杜牧在幕中夜微服逸遊後牧以拾遺召公以縱逸為戒牧始隱讓公取一篋皆街子輩報帖云杜書記平善芝田錄

寫真寄郎

崔徽河中娼也裴敬中以興元幕使河中與徽相從累月敬中歸情懷怨抑後東川白知退歸徽乃寫真奉書謂知退曰為妾謂敬中崔徽一旦不及卷中人且為郎死矣元稹為作歌

書仙

長安中有娼女曹文姬尤工翰墨為關中第一時號書仙麗情

判僧遊娼見僧門

慈嶺女肆

唐慈嶺以東俗喜淫龜茲于闐女肆征其錢龜茲傳

古今文集

古詩

有所思

盧仝

當時我醉美人家美人顏色嬌如花今日美人棄我去青樓朱箔天之涯涓涓嫦娥月三五盈又缺盈盈翠眉蟬鬢生別離一望不見心斷絕心斷絕幾千里夢中醉卧巫山雲覺來淚滴湘江水湘江兩岸花水深美人不見愁入心令愁更奏綠綺琴山高弦絕無知音美人不知為暮雨今為朝雲相思一夜梅花發忽到窻前疑是君

律詩

竹枝詞

劉禹錫

楊柳青青江水平，聞郎江上唱歌聲。東邊日出西邊雨，道是無晴還有晴。

席上贈歌者

鄭谷

花月樓臺近九衢，清歌一曲到金壺。坐中亦有江南客，莫向春風唱鴈鴒。

趙令畧詩約雙山妓見訪

山谷

晴波瀉鵝漾潭隈，能使遊人判不回。風入園林寒漠漠，日移宮殿影枚枚。未嘗綠蟻何妨撥，宿戒紅粧莫待催。缺月西南光景少，仍須挽取燭龍來。

詩話

杜牧狎遊

杜牧既為御史，久之分務洛陽。時李聰罷鎮，閑居聲妓豪華為當時第一。嘗宴客，女妓百餘人皆殊色。牧瞪目注視，聞李聞有紫雲者，孰是，宜以見惠。李俯而笑，諸妓亦皆回首破顏。牧自飲三爵，朗吟而起，曰：華堂今日綺羅開，誰喚分司御史來。忽發狂言驚座主，兩行紅粉一時迴。意氣閑逸，旁若無人。後三年狎遊，詩曰：落拓江湖載酒行，楚腰纖細掌中情。二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倖名。觥船一棹百分空，十載青春不負公。今日鬢絲禪榻畔，茶煙細颺落花風。本事詩

約妓愆期

杜牧太和末往游湖州，刺史崔君素所厚者，素致名妓殊不愆。

意牧曰願張水嬉使人畢觀牧當間行寓目使君如其言兩岸
觀者如堵忽有里姥引髻髻女年十餘歲真國色也將至舟中
姥女皆惧牧曰且不卽納當爲後期吾十年後必爲此郡若不
來乃從之適因以重幣結之洎周痺入相牧上箴乞守湖州比
至郡則十四年所約之妹已從人三載而生二子牧亟使召之
夫母懼其見奪携幼以詣母曰向約十年不來而後嫁嫁已三
年矣牧俛首曰其詞直強之不祥乃禮而遣之爲悵別詩自是
尋春去較遲不須惆悵然芳時狂風落盡深紅色茂綠成陰子
蒲枝麗情

司空見慣

劉禹錫罷蘇州過揚州帥杜鴻漸飲大醉歸宿傳舍既醒見一

妓在側因問之乃曰郎中席上與司空詩因遣某來問何詩曰
高髻雲鬟宮樣粧春風一曲杜韋娘司空見慣渾閑事惱亂蘇
州刺史腸一云韋應物過杜鴻漸

骰子賭酒

張祐客淮南幕中赴宴杜牧同坐有所屬意索骰子賭酒微吟
骰子逡巡累手拈無因得見玉纖纖祐曰但知報道金釵豔
髻還應露指尖據言

童臺柳

韓翃少負才名隣居有姓李者每將娼妓柳氏至其居必邀韓
飲愈熟柳每窺所往來皆名人因乘暇語李曰韓秀才甚貧然
所與遊必時賢是必不久困且假借之李具酒邀韓至謂韓曰

公當今名士柳當今名色名色配名士不亦可乎遂命柳與韓
 韓辭柳曰此豪達者昨暮具言之矣俄就柳歸來歲成名淄青
 節度使侯希逸奏為從事以世方擾不敢以柳自隨置之都下
 三歲不果還寄詩曰章臺柳往日青青今在不縱使長條似舊
 垂也應攀折他人手柳答曰楊柳枝芳菲節節可恨年年贈離別
 一葉隨風忽報秋縱使君來豈堪折後為番將沙吒利所劫寵
 之專房翊隨希逸入觀見柳氏在輜駟中殆不勝情虞候許俊
 日當為足下立致之乃衣縵胡佩雙鞬從一騎造沙吒利之第伺
 其出排闥大呼曰將軍中惡召夫人僕侍辟易遂陞堂挾柳氏
 馳馬而至時沙吒利恩寵殊等翊懼禍訴於希逸希逸以事聞
 詣朝詔柳氏還翊異聞集

娼詩毀譽

崔暉張祐齊名每題詩倡肆譽之則車馬盈門毀之則杯盤失
 錯朝李端端云黃昏不語不知行鼻似煙膏耳似鐘愛把曹茸
 梳掠鬢自倚崑山月初生端遂往見之主再請曰端端祇候三
 郎六郎伏望哀之乃更贈曰香得黃鸝被繡鞍善和坊裏取端
 楊州近日渾成差一朶能行白牡丹於是賓客競臻其乃或曰
 李家娘子纔出墨池便登尊嶺何其一日黑白不均雲溪友議

去妓復歸

薛況鎮浙西戎昱為部內刺史有官妓善歌色亦閑妙且情屬
 至厚況聞其名召置籍中昱為詩以送云送客春風湖上亭柳
 條藤蔓繫人情黃鸝入任渾相識欲別頻啼四五聲妓至唱戎

此詞況即時歸之

一宵宿妓

元微之與江陵士曹少年氣俊過襄陽夜召名妓劇飲將別作詩云花枝臨水復臨堤也照清江也照泥寄語東風好擡舉夜來曾有鳳凰棲謝師厚作襄倅聞管妓與一宵相好此妓乞書扇子遂改下句云寄語東風好擡舉夜來曾有老鴉棲侯鯖錄

薛陶能詩

元微之元和中使蜀籍妓薛陶者有才色府公嚴司空知之遣陶往侍焉後登翰林以詩寄曰錦江滑膩娥眉秀化出文君與薛陶言語巧偷鸚鵡舌文章分得鳳凰毛紛紛詞客皆停筆箇公侯欲夢刀別後相思隔燐水曾滿花發五雲高歷情又嘗

薛為教書贈之詩云萬里橋邊薛校書枇杷花下閉門居浚陽才子知多少律頌春風盡不如又善造薛陶幾

太守停旗

劉禹錫泰娘詩風留太守韋尚書路旁忽見停隼旗

彈琵琶

白居易謫江州司馬送客潯陽湓江聞娼女夜彈琵琶作琵琶行詳見琵琶

紅袖拂塵

魏仲先冠萊公游陝郊僧寺多留題後同到見萊公詩已用碧紗籠而仲先詩獨塵昏滿壁時有從行官妓頗慧衣袖拂之仲先徐曰若得時將紅袖拂也應勝似碧紗籠萊公大笑青箱記

屬意小鬟

范文正公守鄱陽郡創慶朔堂而妓籍中有小鬟尚幼公頗屬意既去以詩寄魏介曰慶朔堂前花自我便移官去未曾開年年長有別離恨已託春風幹當來介因鬻以惠公今州治尚有石刻泊宅編

好管官妓

呂士隆知宣州好管官妓官妓皆欲逃去會杭州一妓到士隆喜之留不使去一日郡妓復犯小過士隆欲管之妓訴曰某不敢辭罪但杭妓不自安也士隆愍而捨之魏泰詩話

賈愛卿

韓魏公為陝西安撫開府長安李待制師中過之李有詩名席

間使為官妓賈愛卿賦詩云願得貔貅十萬兵大戎巢穴一時平歸來不用封侯印只問君王賈愛卿

妓會僧廬

司馬溫公為武定從事同幕私幸管妓而公諱之嘗會僧廬荆公往迫之使妓踰垣而去度不可隱乃具道荆公集句戲之云年去年來來去忙暫閑偷臥老僧牀鶯回一覺游仙夢又逐流鶯過短牆后山談叢

留妓怖走

李泰伯云蔡君謨知福州召飯於後圃陳列與焉時暮春沽酒籍妓唱而過公置妓佐酒舉歌一拍烈怖駭越牆攀木而逝因賦詩云八閩山水掌中窺乘興登臨對落暉誰在画樓沽酒處

幾多鳴鶴趁朝歸晴來海色依稀見醉後鄉心積漸微山鳥不知紅粉樂一聲檀板便驚飛

效求僧詩

東坡在徐州參寥自錢塘訪之坡席上令妓戲求詩參寥口占云多謝尊前窈窕娘好將幽夢惱襄王禪心已作沾泥絮不逐春風上下狂

妓學問禪

杭妓琴操善應答東坡善之後因在西湖戲琴云我作長老爾試參禪問琴云何謂湖中景答云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何謂景中人答云裙拖六幅瀟湘水髮掃巫山一段雲何謂人中意答云隨他楊學士難殺鮑參軍如此究竟如何

云門前冷落鞍馬稀老大嫁作商人婦琴太悟即削髮為尼
宅編

奴僕部

奴僕

羣書要語古制本無奴婢即犯事者或原之藏者被藏罪沒入為官奴婢獲者逃以獲得為奴婢也風俗通又見婢妾門 癸三
百人鄭玄注曰古者從坐男女沒入縣官曰奴婢其少才智者以為奚今時侍史官婢是也周禮 趨走給召呼 宰夫 中無字曰
人有十等王臣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又曰若從有司是無所執逃臣也逃而

舍之是無陪臣也昭七廝役扈養注析薪為廝炊亨為養公羊

傳使訓羣騶知禮注騶若鳴聲也左禁黠奴人之所患唯刀間

收使之注刀間能蓄豪奴西漢負殖傳騶皂門幹魏司馬芝傳

愛幸監奴注奴之監知家務者霍光傳蒼頭廬兒孟東注漢名

奴為蒼頭非純黑以別於良人也諸給事殿中所居為廬蒼頭

侍從因呼為廬兒鮑宣傳佩珥腰鞬為其皂隸徐陵書趨廝走

養皮日休孟亭記與家僕雜居存處也史記公之便了我之奉

壹皆隔其蹟楊誠齋書

詩句有奴長鬚不累頭韓平頭奴子持篋箱古樂府曾驚陶侃

胡奴異怪不常穿虎豹羣老杜示僚奴鋤藥舊老叟焚香呼小

青施肩吾小奴槌我足小婢槌我背白集言老病也

古今事實

紀綱之僕

秦伯送衛於晉三千人實紀綱之僕傳二十四

意氣揚揚見賢妻門

庸保匿作

荆軻既至燕愛燕之狗屠及善擊筑者高漸離為人傭保匿作

牛馬走

太史公牛馬走司馬遷注走彼僕也言為太史公掌牛馬之僕

罵僕畜生見沽酒門

人奴封侯

衛青其父鄭季以縣吏給事侯家平陽侯曹壽尚武帝姊陽信

公主季與主家僮衛媼通生青少時歸其父使牧羊民母媼母也之子皆奴畜之而不以為兄弟青嘗至甘泉居室有鉗徒相青曰貴人也官至封侯青歎曰人奴之生得無答罵足矣安望封侯

蒼頭廬兒

蕭望之與王仲翁同薦望之以射策甲科為郎署水門東侯王仲翁補大將軍出入從蒼頭廬兒下車趨門傳呼甚寵顧謂望之曰不肯錄錄反抱關為望之曰各從其志

奴殺其主

彭寵奴子密殺寵請闕降封為不義侯東觀漢記

奴乳孤兒

後漢李善南陽滎陽人本同縣李元蒼頭元家疾疫相繼死沒惟有孤兒續始生數旬而貧財千萬諸奴婢欲殺續分其財產善潛負續逃親自哺養乳為生連續在懷抱奉之不啻長君續年十歲善與歸本縣修理舊業告奴婢於官悉收殺之祖述有胡奴曰王安逃甚愛之及紹之誅安歎曰豈可使士稚無後乎乃往就市觀刑逃度乎道重始十歲安竊取以歸匿之變服為沙門

買奴得翁

南陽龐儉少失其父後居閭里鑿井得錢十餘萬行求老蒼頭使主宰牛馬耕種直錢二萬有貧婚大會奴在竈下竊言堂上母我婦也婢即白其母母使儉問曰是我翁也因下堂抱其頸

帝泣遂為夫婦儉及子歷二千石刺史七八人時為之語曰鑿井得銅買奴得翁

遺力助勞

陶潛為彭澤令不以家累自隨送一力給其子書曰汝且夕之費自給為難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勞此亦人子可善遇之

失奴所在

陶侃家僮千餘嘗得胡奴不喜言常默坐侃一日出郊奴執鞭隨胡僧見而驚禮云此海山使者也因而墮淚侃異之至夜失其所在

兵交各上

晉王尼為兵在大將軍幕府洛中各士王澄胡毋輔之皆與尼

交將軍聞之因與尼長假遂得離兵尼字季孫

奴通其婢

齊張敬兒初在襄陽貧為城東吳泰家擔水通泰所愛婢事發將被殺逃免宋明帝立四方友叛敬兒為將帝云泰以絲助袁顛為弩弦收籍吳氏家入保身得出財貨數千萬敬兒皆有之先所通婢以為妾

奴盜金盃

柳公權凡公卿以書貺遺蓋鉅萬而王藏奴或盜用嘗貯金盃一箇藤織如故而器皆下奴妄言叵測者公權曰銀盃羽化矣不復詰

奴愛其才

蕭穎士有奴事穎士十年。嘗楚嚴慘。或勸其去。曰：「悲不能去。愛其才。」

蒼頭辦喪

盧懷謹死。家無餘蓄。惟一老蒼頭。請自鬻以辦喪事。唐紀

折爰獲奴

唐杜生善易。占有二奴者。問所從。曰：「自此行。逢使者。懇乞其鞭。若不可。則以情告其人。果值使者如其語。使者曰：『去。鞭吾無以進焉。』可折道。傷爰代之。乃往折爰。奴伏其下。獲之。」

奴盜銀器

張文定公齊賢為江南漕。日家宴。一奴竊銀器數事於懷中。公熟視不問。後為宰相。所役多得。班行此。奴竟不沾寸祿。乘間江

告公曰：爾憶江南盜吾銀乎。我懷之二十年。不以告人。汝亦不知也。吾進退百官。激濁揚清。安敢以盜賊薦耶。念汝事我久。今與汝錢二百千。不可復留。奴拜謝而去。倦游錄

誤碎玉杯

執燭燃鬚。並見德量門。

託僕以信

程明道雖奴僕。必託以忠信。嘗自瀘淵遣奴持金詣京師。買用物什金之數。可當二百千。奴無父母妻子。同列聞之。皆駭。且謂：「既而奴持物如期而歸。眾始歎服。」行狀

奴報故主

王達者。中郎郎中李曇僕夫也。事曇久。親信之。既而去。曇應募

兵以選入捧日軍凡十餘年會曇以子學妖術妄言事父子械
擊御史臺獄上怒甚治獄急曇平生親友無一人敢餉問之
者達旦夕守臺門不離給飲食候問者四十餘日曇坐貶恩
州別駕仍即特監防出城諸子皆流嶺外達追哭送之防者過
之達曰我主人也豈得不送之乎曇河朔人不習嶺南水土其
從者皆辭去曰我不能從君之死鄉也數日曇感患自死傍無
家人達使母守其屍出爲之治喪事朝夕哭如親父子見者皆
爲流涕殯曇於城南佛舍然後去嗚呼達賤隸也非知有古人
巨烈士之行又非矯述求名各以取祿仕也獨能發於天性至
誠不顧非及以救其故主之急於終始無倦如此豈不賢哉嗟
乎彼所得於曇不過一飯一衣而已今世之士大夫因入之力

或致位公卿而故人臨不測之患屏手側足反自視之猶懼其
禍之及已也若畏猛火遠避去之或從而擠之以自脫敢望其
優卹賑救耶彼雖巍然衣冠類君子哉其行事則此僕夫必羞
之凍水記聞

古今文集

雜著

僮約

王褒

蜀郡王孺子泉又字淵以事到煎上寡婦楊惠舍有一奴名便子倩倩
行酤酒便持大杖上家冀曰大夫買便了時但約守家不約爲
他家男子酤酒也子泉大怒曰奴寧欲賣耶惠曰奴父訝人
無欲者子泉責券云奴復曰欲使皆當上券不上券便了不

事文類聚後集

能為也。子思曰：諾券文曰：神爵二年正月十五日，資中男子王
子泉從成都安志里，女子楊惠買夫時戶下，婦奴便了，來賣萬
五千。奴從百，使不得有二言。晨起灑掃，食了洗滌，居當堂白
縛箒，裁盆鑿井，浚渠縛落，鉏園斫陌，杜碑地，刻大枷，屈竹作爬，
則治鹿盧，出入不得騎馬，載車，踞坐大吹，下床振頭，垂釣，刈菽，
結葦，蠟纒，絞不絡，任醜，粗醜，模織履，作龕，粘雀，張鳥，結網，捕魚，
繳鷹，彈鳥，登山射鹿，入水捕龜，後園縱魚，鷹鷲百餘，駢逐，鷓鴣，
持稍，牧豬，種姜，養羊，長育，豚駒，糞除堂，無餓食，馬牛，鼓四，起坐，
夜半益芻，二月春分，被隄，杜疆，落桑，披稜，種瓜，作鄒，別茄，披葱，
焚穰，發苜蓿，集破封，日中早蓄，鷄鳴，起春，調治牛馬，兼落三重，
含有客，至提壺，行酤，汲水，作餽，滌盂，整披，蒜，斲蘇，切脯，藥肉。

曬芋，臘魚，包教，草茶，盡方，具鋪，已而蓋藏，閉門，專賣，餒猪，縱犬，
勿與鄰里爭鬪，奴但當飯，豆飲水，不得嗜酒，欲飲美酒，惟得菜，
蔬，漬口，不得傾盂，覆手，不得長出，夜久交關，伴偶，舍後有樹，當
栽，作船，下至江州，下到煎王，為府椽，求用錢，推紡，蒜，販，搜，索，綿，
亭，買，席，往來都洛，當為婦女，求脂澤，販於小市，歸都，擔泉，轉出，
傍，蹉，牽，夫，販，鴉，武陽，買茶，楊氏，池中，檐荷，往來市聚，擁護，奸偷，
入市，不得夷蹲，傍臥，惡言，醜罵，日作弓刀，持入益州，貨易牛羊，
奴自交精惠，不得癡愚，持斧入山，斷菓，裁較，若殘，當作粗几，木，
屐，及瓦盤，焚薪，作炭，豐石，薄岸，治舍，蓋屋，書削，伐牘，日暮，以歸，
當送乾薪，二三束，四月當披，五月當獲，十月收豆，冬取蒲，菜，益，
作繩，索，用，隨無所為，常編，蔣，織，箔，植，種，桃，李，梨，柿，柘，桑，三丈，一

樹八尺為一果類相從縱橫相當果熟收斂不得以掌大吹當起驚苦鄰里張門在官上樓擊鼓持盾曳示環落三周勤心疾作不得邀遊奴老力索種荒織席事訖欲休當春一石夜半無事浣衣當白若有私錢王給賓客奴不得有姦私事當關白奴不聽教當笞一百直讀券文訖詞窮咋索佞佞批頭兩手自縛目淚下落鼻涕長一尺如王大夫言不如早歸黃土陌蚯蚓鑽額早知當爾為王大夫酤酒真不敢作惡

跋奚奴文

黃魯直

女弟何適歸李安詩為置婢無所得適得跋奚曠跚離疏不利走趨額出屋檐足達戶樞三姬挽不來兩姬推不去主人不悅厨人罵怒黃子笑之曰弄牽羊而舜鞭之羊不得食弄舜俱疲

百羊在谷牧一童子草露晞而出草露濕而歸不亡一羊在其指搗故曰使入也器之物有所不可則亦有所宜警夜偷者不以馬司晝漏者不以雞準繩規矩異用殊施天傾西北地缺東南尺有所不逮寸有所不量子不通之則履不可運土費不可當履坐而睨之小大俱廢子如通之則瞽者之目聾者之耳絕利一源收功十百事固有精于一則盡善偏用智則無功有所能乃有所不能焉呼跋奚來前吾為若詔之汝能與壯士技距乎能與羣狙賊茅乎能與八駿取路乎能逐三窟狡兔乎皆曰不能曰是故不能闔門之內固無所事此今將諾若可為者汝無壯於行當任坐作不得頑癡自今謹飭晨入庖舍滌盥滌金料簡蔬茹留精黜角肉法欲方膾魚法欲長起溲如截肪煮

餅深注湯和糜勿投醯鹽曰晚用薑葱菜不欲焦旋道不欲黃
飯不欲著牙揚盆勿駐沙進火守炆水沃沸鼎斟酌薺菜生熟
必告媿媿臨食爬垢撩髮洗指舐杓嚼齧懷骨事無小大盡當
關白食了滌器三正三反收拭蠲潔寢起覆被陶瓦髹素視在
謹數兄弟為行牝牡相當日中事閒浣衣漱襦器穢器淨謹循
其初素衣當白染衣增色拒鬱為黃紅螺研光授藍杵草茅蒐
囊羊漿胰粉白無不媚好澡濕處亭熨帖坦平來往之役資宅
使令牛羊下來喚鷄棲傑撐拒門關閉護草竊飯飲猫犬墜塞
鼠穴凡鳥攫肉猫觸鼎犬舐鎗鼠窺醜皆汝之罪也春蚕三臥
升簇自裹七晝七夜無得停火紵麻藤葛蕉任締給錫踈手作
無有停時終緝偷工夫一日得半工二纓亦有餘暑時蘊蒸扇

涼蜜水糞又出蚊水盤出蠅果生守樹果熟守宮執弓懷彈驅
嚇飛鳥無得吮掌印使殘少姆媿罵譏澹痢泄嘔天寒置籠衣
衾畢烘搔痒抑痛炙手擲東無事倚牆鞦韆可作堂上器呼傳
聲代諾截長續短寫鶴皆憂持勤補拙與巧者儔凡前之為汝
能之否跋奚對曰我缺於足猶全於手如前之為雖勞何外黃
子曰若是則不既有用矣乎皆應曰然無不滿意

古詩

余成詩

黃魯直

役者余成忠信不貳鄙事八年未嘗見其過其畏得而好德畏
不善而慎罰躬行而心安樂問其部位蓋自其少時至於今役
年六十矣猶不自也察其私持廉甚謹而遠名吾嘗與僚友論

其人雖古之學問士大夫木強而厚於德如第五公胡威未能
遠過此也其人豈不夏所謂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者乎吾
貧不能脫其役與之同歸江湖之上作詩以識愧
舟籍生涯無列鼎白頭忠信可專城自非車騎將軍勢愧使干
尾常作兵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011488505655